

抱
潤
軒
文
集

抱潤軒文集卷七

桐城馬其昶通伯

先方妣蓮花岡墓誌 己丑

先考諱某字慎父慎庵其別號也先世在固始妣祝氏居六安姓趙氏明永樂中遷桐城遂姓馬氏為桐城人六世祖諱孟被立朝為名臣事具史傳其後以儒顯祖諱邦基考諱樹章孝義著聞州閭先考幼學於世父祿涵府君為諸生務益費名成業又從方柱之蘇欽齋載存莊諸先生遊詩古文義濬守鄉先輩方妣之緒論有起固詩文稿八卷四體書宗懷甯鄧山人有慎若字範四卷論學本成都蔡先生天培尤服膺古韓歐朱王四家於文藝道德詣極而互通有載進集十二卷構討義例終其身不厭謂文與道不得而離也嘗欲致用當世中更喪亂意氣輒頽然矣而邑中利病創革罔鉅細一倚之以辨性不能倚違諧謔與人交無欺始亦往往為小人所中光緒十四年九月八日卒春秋六十一有一悲夫先妣諱淑儀字文卿同里張氏甘肅岷州知州諱聰梓女年二十一

來歸長先考三歲而前年五季於未冬十月二十八日也一子曰其祖附貢生
始祧大宗赫雲騎尉先考歿願辭爵歸承本生大宗別立後女曰澤蘭適列部
督捕司郎中方寶彝月桂適候選訓導姚永樸幼女金枝字姚金壽自先妣之
存以遠既歿內外宗交口稱之無間先是曾文正公督兩江奏大父行誼於

朝先考以議叙得同知 覃恩加四品封典先妣封恭人其祖自罹大變營宅

兆久之乃得吉卜於縣北朱家橋保一甲蓮花岡之原謹以光緒十六年春正
月而寅春先考妣合葬茲土嗟乎繼自今吾先考先妣之音容體魄其遂不可
復見也已以先考之志行固辱於生存先妣之慈仁有讓推天道之常更千萬
世其必永安於幽宮以庇賴其苗裔無疑也而更千萬世山川陵谷遷變無恆
此不可知者乃涕泣而誌於墓以抒不肖子終天之痛而下詔夫茫茫無極莫
知何祖之人易其祖泣血謹誌

吳先生口述
報德收尤入古

怡軒府君墓石後志

庚寅

王父墓志先君撰於戊子春葬有日矣既卜地不言不見藏事而先君歿又適

李其祖乃陝州懷甯縣北五十里張莊之原坐穴而壬寅亥鄉曰大壘保曰青
口距桐城縣治七十餘里先是曾祖王父母其懷甯王父曰余兄弟終常附此
不忍吾親獨異縣也今邱隴相望可七八里悲夫先君遂不及親其從以慰王
父永慕之思也謹泐原志納之壙中以卒先君之志光緒十六年冬十二月己
卯長孫其祖謹記其生曰似似父

女得壙銘公已

女得馬其祖通伯第四女也生七歲先緒十九年秋七月以病殤余時應試江
甯不及知聞人言大怪之絕無幾兆萌動大江阻深女魂魄弱小其不能來我
辭也悲夫初女在腹其舅姚仲寶戲言若女也當以配吾子佐煥佐煥吞出也
及生遂前約女無異常兒余憐之特甚余行時故無恙去一日忽死余困舉揚
二十率壬午就京兆試歸數月而母卒戊子試江甯歸旬日父卒今乃不能決
然捨去未歸孰喪吾女急世榮忘無涯之恨宜罰於天而吾女適丁是厄也傷
哉乃追理以銘銘曰女死吾不知女不吾婚焉乎其耐於斯吳先生曰其葬斯

通編

蕭太夫人墓誌銘 士辰

太夫人蕭氏宛平人道光中桐城姚公石父諱瑩以文學節行重天下初公既成進士服官入都未有嗣世爰求媛淑而太夫人遂復侍公入門兢兢敏容約已處事女君承秉內綱時佐厥匱躅濯沈習勞若飴室以大籟酒公致王事天下亂起而太夫人已生子潯昂娶婦光氏曾文正公來江尚以潯昂名家子積軍功奏薦得官太夫人就養江右再至安福天姿悻悻御下毋苛終日語不及外事毫髮不自專斷一妻於子時以惻隱愛人為訓降其色辭人爭親附奉八十六光緒十七年十一月卒於安福官寢以再過 尊恩詰封宜人晉恭人太夫人既卒於是安福君奉喪歸卒亦且六十鬢髮皓白諸孫蔚起閭里嗟歎子二孝瑞潯昂官江西湖口知縣調安福配光夫人直隸布政使諱聽諧公女東操善勤祇侍婦順前卒十七年春秋四十有二孫五人永楷縣學生州同銜候選縣丞永標廩貢生候選訓導永概舉茂子科江南鄉試第一永保永標曾

孫五人佐熾位矣佐煥佐黃佐熙孫女二長適馬其祀次適通州范常世其卒之二年春正月甲辰葬於邑西烏石山陰以光蒸人祔文藻滿家別載芳烈於是安福君遂督銘其祀銘曰

康康姚公聲聲四表播仁在訊安福踵紹條葉秀茁度階叢遠名門內飭老福承慶厥節彌仰厥逢彌光絮德校社我里孰方子宦克養好段匪推斯實省定婉婉是隨千齡萬代永其陰儀

方宗屏文曰進諫似北朝碑版文字而尤加起拔鄭東父曰安雅

侯選直隸州知州陳府君墓誌銘 甲午

君陳氏諱耿光字庶甫先世明初由鄱陽遷桐城三傳曰任文以舉人官陝西耀州知州耀州曾孫珮復以舉人官湖南沅州知府後世遂隱不任至君高祖以贊雄鄉里好施傾其家君生而家益貧大時力於學善為詩客遊無以養則兼習刑名家言卒以直隸州知州待選祖魁考樟皆贈奉政大夫祖妣吳氏妣王氏葉氏皆為宜人君之言曰濼者所以禁暴便民也意主於遠之善而已善之不道惟峻其治法乃大為世詬故不可據者法也可恕者情也得其情而後

法常爲其所執時出入法令之中而必本經術以斷制輕重過重則愀然以
悲曰此其情無可恕然思其所以至此者可憫也性介直意所不可必反復得
常而後止亦不爲崖岸新特之行謂平易近人人必歸之辛六年配張氏
一子時彥光緒戊子科舉人將以某年月日合葬君於某所來乞銘余嘗謂古
昔之制法使行者官後世之制官使用者法法益繁而官不能知遂有擅其濫
者與焉此其人乃皆爲專家之學而不可以儒術通也宜乎世之病法者謂法
不足以制官足以厲民也若君者固猶有漢時引經折獄之遺風哉君世母江
未嫁守貞君敬事終身又嘗撫嫁故人孫女及他姪行多可紀余不著而獨著
此以見世之別法於儒家者匪不能儒而不能法銘曰

維惻惻厥衷維隨乎於中維後其送永康此幽宮方出眉大口陸義善高足爲
刑名家生色陸伯嚴口夫維

得永坤
之能

強廣廷先生墓誌銘 丁酉

先生諱汝詢字堯封號廣廷溧陽強氏先世家錢塘宋時有祠部郎中至若佐

韓魏公幕初部五子皆第進士四子淵明至禮部尚書愛溧陽溪山止為是為始處之祖曾祖東原祖巒考漆舉人甘肅安定縣知縣生四子先生其次也幼而英碩神采外流七歲能了說史記大意安福阮侯亭一見器異來嬾以女戚璽九幸以選拔貢生舉順天鄉試篤於稽古銳進無老怯於取榮勇退無少久之選授精榆縣教諭終不到官先生之學自經史諸子百家方伎之書一皆練習窺見要指以為學期博不期離期約不期陋魯六經大義搜抉貫瑣前襟也匪博也屏絕群籍取是吾心莊陋也匪約也惟博不褻惟約不陋舍程朱其時歸因悖痛當時學者外躬脩祖劉歆班固叙書以六書概小學且以概大學非周官師氏保氏之遺洽其或不出於是則又馳驟功利昧厥原本於是著大學衍義續七十卷踵前書之成則矯邱氏之遺失又以聖人自魯史成春秋其書有義而無例有筆削而無褒貶若春秋綱義三十五卷其為說雖多要一本聖人宰時有物之指整然可效抱能在躬百不能一纂述終世不求闕知恣量蓋泊如也初避兵亂并日一食巡撫李公議總樞尚倚難其人特任以職堅不肯

赴會鄉陳公沒授山西按察使提湘勇三千主防務曾文正公勛以求賢自
輔虛左迨止雙臺中樞是時晉兵大抵寇不可用陳公撰疑忌先生為草陳方
略言防地遠闊而吉州以上二百里嚴冬冰牢結車馬如踐垣道當築砲堡益
募新勇播扼不然晉禍必自吉始事格不行至冬賊果由吉州渡冰掠蒲解絳
霍之郊陳公罷職別去其後曾文正公重蒞江南雅意慰薦居無何公薨而先
生亦將五十矣當是時曾公最能得士所推轂皆天下之選先生晚出竟嘿嘿
不獲藉手道之廢興因各有命聚然士論蓋以是高之平生內行較備孝友為
庶動有稽息有則一身歛抑衆望互感祇嚴既久乃得大和人以為先生之學
也不惟其學惟其行也先生之行也不惟其行惟其學也其所著書又有文集
八卷詩集六卷讀書記五卷隨筆二卷漢州郡縣吏制考一卷全壇見聞記二
卷女學內外篇二卷操積衍術四卷惟說大學春秋及詩集已鈔板餘皆寫藏
於家光緒二十季六月五日卒春秋七十有一配院儒人前卒里御稱其賢例
室數氏子二以次子承大宗復長敵信邑廉膳生早世次敵保孫惠時皆顯學

生女二長適金壇段維柏次許聘丹徒韓氏以光緒二十二年十月庚辰合葬於北鄉官莊之原先生第汝謬有學行兄弟間自為師友先期以狀授其祖銘其祖顧嘗辱先生過聽之舉且習讀其書不敢辭銘曰

聖途久蕪一跡萬趨胡口則履而躬之履有璋一夫居約而野驪然摘筆揭日

天衢其行可剛位不完德輝勤詔遐視此貞刻

吳先生曰故道惟使陳伯履曰體度庶容有餘

新野縣知縣方君恭誌銘

戊戌

君諱昂翰字宗屏號滌滌桐城方氏族望重江南父實仁夙學不報生二子君次末而嗣再從其父為繼高祖之宗幼而幼學年十八受知孝文恭公補學官弟子肄業成均屢薦不第粵遂亂起避地中州不以世亂情業主閉鄉謀席學益肆名聞益徹羔雁充庭是時李尚書鶴李巡撫河南而鄉湘曾文正公方督師新門爭起君自佐尚書先馬故為河南得自後蒞豫大僚尊公禮敬一報法蘭西教士扶微故謁巡撫使室君爭當度參不常受私謁巡撫難之卒從君言教士遠避退嚙不得費君在豫久援例用知縣候選叙資勞權武安補新野皆

有患受鉅強授為民害者柔剛異施不自滿飾一循故事申誠達於物自長江
輿輪艘南北任官多由漢口易舟抵拱城道新野車馬俱頓無虛日舊取辦商
旅君一禁斷同令縣役各自私蓄贏車便載官債其傭民以不擾新野為生立
祠在官五年自免歸一以撰著為事先是君十世祖諱學漸以布衣興高頤諸
公謀性善之旨學者稱明善先生明善生大鎮官大理寺卿學者不以官稱稱
其私諡曰文孝先生文孝生湖廣巡撫孔焄焄先生直隸生翰林院簡討
以智稱文忠先生文忠第三子中履避迹不仕稱文逸先生文逸生潼商兵備
道正環兵備生工部主事張登於君為高祖自明善崛起為儒宗歷明季入
國朝以來家世傳業著述宏侈士大夫慕之其書已刻者世多有未刻猶數十
種君既告歸僦居皖上名且高乃棠刻方氏七代遺書又刊其虛白室詩文集
十二卷當是時河南僚友諸政考疑則思方君曰庶幾復出而皖中大府求賢
而必曰方君前後聘治章奏踵相接其贊畫一如在河南故雖去兵猶常筆幕
府十餘年不克歸歸一月而病篤其祖修候神明不眠珍重死別日平生慚無

可述雖無必以累子明日遂卒光緒二十三年十二月六日也年七十有一
卓思二品封典配徐氏晉封夫人前卒側室王氏無子以兄子友陶嗣孫男七
人君內行完潔與之處初若無可驚異久乃大服邑子陳澹然跣馳喜大言以
流迎士嘗抵書論學相悖已而歎曰嗟乎不肯奔走江表才數年嘗持積毀
至不可滿被而先生傳食諸侯方利州邑文采風流爛然絕無毫髮營議豈不
難哉以某年月日卜葬某所也銘維兩家世姻又承顧言子其可辭銘曰
其器渾寬無有汲汲武安初治隸賦氓黜校藝新野萬士方為有追潛發姦擊
驚震孰云文儒不達邦經孰云施政不始閔度任剛不跂勢則未已棲神大幽

千齡無祀

吳先生曰
叙事健

誥封一品夫人陳夫人黃氏墓誌銘

士寅

義甯陳公諱實疏有良嬪曰黃氏夫人世居義甯州油墩父彩意學行推鄉里
祭酒生十五子尤篤愛夫人選婿得陳公年十八東歸適事太夫人能得其職
簞席盟匪幼躬承持皆有定程太夫人雖瞑目卧易他人必揣知之家時空無

輒稱貸以佐甘滑先期屏當門庭寂然公有大節遠志生事不雜何蚤歲嘗客
游四方能不失溫清太夫人不以思子苦公用是能一志於學周知民俗利病
卒為偉人孝冠亂起夫人襁兒竄道旁林中者姐語夫人持絮塞兒口兒即嘔
賊至死矣夫人恐兒死不聽兒卒不嘔已而亂定公以舉人贊軍謀積伐聞
至河北道浙江按察使坐事罷職大臣論薦不起海疆日棘遂再出授湖北按
察使累遷湖南巡撫益發舒感激以天下自詭所興舉皆經國遠舉風采靡靡
為時名臣矣而夫人以積苦久性善病注注而劇又使悼痛其子女竟以光緒
二十三年年六十六二月甲子卒於湖南官舍自夫人始歸貧其後家日
益昌起公持節鉞在鎮前兩襁兒四三立者已第進士通籍告養于舍種學績
文士論歸高夫人命服在躬樂憐異勢能一束謙約帥初不渝嘗有親知眷屬
遊說從容語服玩珍麗及官中遽除闕股瘠爭誇所聞夫人笑曰我鄉人誠不
知有若許事其高致芳逸皆此類也而論者尤以謂公當歲年城屈閉門靜居
無纖介不自得及有所除授頗心營職而已能不牽於私累其在官所需為斥

裝每萬金既歸而無田以耕無宅以棲之固公年學學道之明效哉而夫人之為賢可知嗚乎其亦難能也已夫人以公階封一品夫人卒後未一歲時政大壞公父子俱復罪其冬將夫人夜歸南昌明年葬西山下青山之原公自定兆域而廬其旁曰峭廬于二人長三立革職吏部主事次三畏出為仲父觀瑞公後前卒女二人長嫁東安世祿騎都尉候選道席眼衛次瑞孫六人曾孫一人既葬三立以狀授其祖銘將進埋諸幽銘曰

吾嘗泛舟大江絕彭蠡派南昌望西山隱隆蟠閣意其間必有絕勝之區足徇羊馬公於以營峭廬吾所不至曾一科公感知己之誼嗚乎公今亦亡矣惟公

惟夫人生能同德歿同其職天下事甯可復意更千萬禩揜揜無敢傷

符泰川的甚入吾陳伯
展曰為永銘詞尤活潑

方恭人蘇氏祠葬誌 士安

光緒二十七年正月壬午友人方守彝守教夜其母蘇恭人既卒哭營葬事以書來致狀請銘展狀幾萬言至深痛不能讀也恭人蘇氏桐城人父求性早卒

母江以節孝旌其欲袒厚子徵君躬行德者歎江操憫其子幼一女才賢宜配君子當是時柏堂布先生壯年喪室家貧甚徵君高其學行折年輩與之交慨然為議昏慕人年十九遂來歸於方躬執厨爨忘其新婦成豐初粵寇臨縣城先生避居魯嶺山饑餓逃遭捕日聚故友子弟謀學苦書不報慕人先雞鳴而再一身百役以敬事夫子生徒輩誦護臻至己而先生應吳侍郎及棟聘撫長子培潛遊山東培濟前夫人出也慕人獨與其子及長婢留一日遇賊山中賊意惡慕人急趨長姊所抱持賊起舉刃擬之姑婦相抱持並圍投於地抵死大號卒得免慕人歎曰魯嶺不可柘矣轉徙數處其境益困先生既久客吳侍郎所道日高名日聞常塗書幣聘問相屬及居河南慕乃得將家外出最後曾文正公奏薦得官令素強十年留子守彝督家於是慕人年五十先生亦且五十其子守彝走官所觀祝從容言家人子婦誠思慕諸孫漸長能讀書先生欣然願慕人曰與爾偕老故山復何求乎又數年政成遂投劾歸倫寓祝誠處士趙鑾如在魯嶺其袒亦時到門請常得拜見慕人堂上退而與守彝兄弟遊申

以新特之好投論家洽一時清族或彭遠馬先生將卒之年天子嘉其老學
給五品卿銜後十有二年而恭人以痛其女適孫氏者早寡而殞遺孤穉昧春
秋既邁傷懷天屬亦遂告終年七十有五長子培濟前年婦徐有節行次子守
彝太常寺博士次子啟府學生光祿寺果正孫七人時涵縣學生候選通判時
鑿時簡暗縣學生時介時晉時亮時喬曾孫四人願言村京鄉墓京師諱宗誠
柏堂其別號也先用知縣優叙晉級 覃恩子回品封典恭人得封如其級墓
在懷甯縣北三十里舖孫君葆曰誌其家世已詳自其祖與守彝文垂三十年
則見其門祚方隆起不可量今所述行乃皆其前時側陋微苦之詞蓋欲其子
姓念之而永無忘也創業之艱難獨其身知之耳及子者鮮及孫者加鮮悲夫
周公之言曰否則侮厥父母曰替之人無間知吾不知為父母者馳驟畢世為
其子若孫計留而不獲休止果何為也豈當隆周時已有如斯人者耶然則思
厥難若吾友者足為天下之凡為子者告已因推本其意而為之銘曰
更百苦立其家躬不有委社邇維俗教維踵裔後指前公揄擲念我朝許無涯

吳先生曰者其
處轉側應祥

具先生墓誌銘

光緒二十六年樂輔凡肇亂構外學八固建兵內犯京師不守既和議成朝
廷慨然圖所以自立更庶政詔郡縣改書院用西國法立學而建大學堂於
京師命吏部尚書長沙張公為管學大臣於是張公奏薦桐城吳先生學行
高兼綜中西可以師多士天子俞其請命以五品卿銜充大學堂總教習
先生堅辭不得則請赴日本攷學制既至日本自其國君相下至教育名家婦
孺學子皆備禮接款海內外欽避風采而先生亦素以興學育才濟時爽自詭
博蒐精諮窮日夜不怠思彼族所以驟盛而度吾力之所能及與時所宜必
得當以稱天子明詔塞如遇歸未及返命而卒嗚呼悲夫先生諱汝綸字擊
甫祖復存縣學生父元甲以諸生舉成豐元年孝廉方正母馬太淑人兩世皆
以先生貴贈如其官徵君孝友博愛養育宗親數十人家日以貧先生幼刻
苦而學嘗得一雞卵不食易松脂以照讀書篤嗜古文辭私淑同里姚姬傳先

生少長受知曾文正文益宏峙高潔以同治甲子舉於鄉明年成進士用內閣中書曾公督兩江奏調至金陵移督直隸隨調至北補深州直隸州知州連丁內外艱服除署天津府知府補冀州所至有迹先生既師事曾公與聞大謀參章奏曾公薨李文忠公繼督直隸尤倚重焉初在官凡有請必得任冀州八年方叙遷一旦扶藪去李公留之不可則處以賓師聘為蓮池書院山長機要疏賅必就皆視草自是十餘年不離直隸遂與李公相終始先生為政於世所矜尚為名高者一不屑獨留意教化經畫書院苟力所能至不憚貴勢籍冀州已費學田為豪民所攘奪者千四百餘畝充書院經費聚所屬之高材秀生求賢師而教之深冀二州書院遂為畿輔冠其在冀久成材尤多又時時求其士之賢有文者禮先之尺得十許人自謂每得一士雖戰勝而得一國不足喻其善也此十許人皆守高不喜親官府先生強起之與此十許人者月一會書院凡所施為使不便輒革於民必與此十許人者共之聞冀衛六十里之渠洩積水於潞以溉四使商旅費白金十萬兩公私無一儲百方欲輸勢劫情化功卒

以成民或初不使其所為既去而人思之先生為人簡易佚蕩不矜持威儀為
曲謹其宏辨好士出天性始為吏繼為師一以文術誘進之以謂文者天地古
今之至粹苟入之不深其精神意脈一有失則所載過與事舉無幸焉其教始
學必本周秦古籍由訓故以求通其文詞而要以能知當時之變備緩急其於
西國新法冥心孤探得其旨要歐美名流皆傾誠締結日本學者踵海請業遠
近以文字求是正者四面而至又瘡益以其暇禱助李公謀略李公操國柄久
其防海文郡購器皆前古所未有拘學恣意好毀先生憤國勢弱李公牽於異
議不克盡其能為之剖析疑謫李公嘗失勢先生尤為之盡其實先生入仕二
十年李公國士目之而願未嘗有所遷官增秩其於李公無分毫私也先生既
不樂任官隨李公媾和至都李公薨益浩然思歸不得已於張公之薦殊亦無
意教授獨欲攷究學制得失釐為定法誤能者其歸自日本也自乞先返籍省
墓回興辦桐城小學堂數月學堂成北行詩裁卧病遂不起二十九年正月十
二日也春秋六十有四嗟乎虛數千年遺積遞敝之俗非大有以奪其故習其

勢不足以振起世方懋任事銳往之失以先生之所挾而於時之須其邊能有
合耶則不幸中駕而稅使夫朝野上下以遺珠耶絕域之區歎歎鬱悻謂其人
若存其所為何遽若是固以為斯世之不幸而其於先生猶未為不幸也此其
尤可慨痛者已先生配汪氏 封淑人前卒側室歐氏子啟孫有軼才能世其
業七五人長直直隸候補知州薛翼運次適舉人汪應張次適翰林院編脩湖
南學政柯劭忒次適直隸候補知縣王光鸞幼女許聘姚氏所著書有易說書
說若干卷深州風土記二十卷詩文集若干卷日記若干卷東遊叢錄四卷啓
孫將以某年月日營葬於某所門人馬其祖為銘銘曰

宗族儒賢晚之亡有道吾不知文抑何朽嘲嚙風費而行剛備我昆我弟萬古
殊尤苟忘其好身命可溷真性結牢鬼愉神泣惟其大偏乃匪能及寤姬鉅孔
高踪遠跡亦圖於新造漢追微競存強力救我民靡凡此二行世謂二反僻德
鐘辭九幽是姬陳伯嚴曰姬指生平稱心無遺錄
撰之工聲情之茂殆欲工更利爾

石珠陳虎臣先生墓誌銘 丙午

先生陳氏石埭人諱文宇虎臣號勿齋生有異秉言微許度篤慕宋儒者義理之學厲節高邈不以資口說事親孝視天下至可願欲之事無有過吾親者其於世榮利泊然而已始以道光己酉科選拔貢生朝考京師報罷以貧故留都中聞東南亂作遂歸教授養母一日賊猝至不及避講誦不報無怖容賊出試其侶曰此中一儒生授童子書母入也賊退乃散遣學徒挈家夜竄七晝夜達祁門時曾文正公駐師祁門李文忠公方為幕僚先生以舊好詣之李公謂曰曾公飢渴求士于負幹略而願與難民伍乎語未卒文正已零帷入長揖就坐諸詢軍謀情狀備至固留居幕府辭不獲則注然曰母老誠不忍旦夕遺歎劇非西勝文正曰固不以艱劇屈君當是時軍事尚午文正尤以人才風教為急念非作其忠義之氣無能鎮澆俗遏亂奔至是得先生則大喜以謂鄉邑遭寇不屈死者所在多有誠得如陳若任來訪生策旌逝者俾無或遺亦冀可多獲任士先生遂任不辭來訪忠義局之設由此起一時高名勝流篤學之士輻輳並進先後興起者凡十餘輩安慶既克曾軍合圍金陵功垂就餉匱時李公鮑

授江蘇巡撫文正謂先生金陵事急豫餉既失望數十萬東危殆可立見今欲
取資異地祇奉公告助宜莫如君受命許諾即日戒行卒以濟軍金陵平先生
已前由知縣報直隸州道銜知府文正滋欲試之事將以江甯府具薦因辭始
免文正此征奉公權兩江入議攝揚州州又辭及文正再蒞江甯延立鳳池書
院仍以母老辭不就於是文正乃歎曰異哉斯人屬之不可宥之不得乎曾公
奉公所薦士滿天下皆躋大位先生以舊故尤被知待然卒不可強起蓋先生
始出自祁門母楊太恭人年八十矣自是又十餘年太恭人年九十七豫禡而
齡之觴乃終太恭人性嚴善怒即有不怡必長跪請杖宥宥在堂間母聲輒趨
前屏息坐客默自引奉少工書學顏平原七十後自號曰悔翁僑居金陵簾閣
寂處玩心高明亦時出步遊黃郭山水光緒廿二年年八十七卒自其六十五
年以前皆不離太恭人側祖瑚父嘉綵皆贈通議大夫如先生袂娶孫氏繼娶
沈氏子文蔚選拔貢生江蘇知縣前奉女二人皆適士族孫燮坤兆生初太恭
人稱壽兆生猶未生以從孫燮坤嗣文蔚為曾孫光緒卅二年某月日卜葬於

某鄉某原兆生具狀請銘其祖則謹銘如狀系曰

今天下競言大同之學謂非崇功利且慕不自存保門以內瑣瑣奚足賢然吾竊怪曾文正於咸同間嘗手夷大難其所引重推先猶有古一行之士不出戶庭終其身如先生者又曷以稱焉嗚呼以石隸陳氏之阡後之觀化人者或

旌

陳伯嚴曰惟雅

清故中憲大夫四品銜刑部奉天司主事孫君某誌銘 丁未

君諱傳璵字少巖安徽壽州人也先世由濟甯來遷五世祖珩以孝行 旌門

潛德孕良灼為若姓祖茂章父家亨蚤世 贈如君階本生父家燮 肥封中

憲母何氏本生母王氏皆封太恭人兄弟三人君其長也粵在初降出後所宗

母氏長育兵革之中光緒八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觀政刑部迎養邸舍

封君居三年去歸里君夙秉仁孝既倍襁褓為孤母氏劬苦懼無能愉慰入念

生我之德之固可為報徘徊篤罪如戴二天封君病亟踉蹌歸省在途聞凶入

門而何太恭人邁疾耗至即時暈斃哀誠所積人神祕憐母疾良已旋喪厥配

逾年何太甚人其養又數年殞其長嗣悼心甚憾軀廩精銷機照益謂君之為
學始篤慕有宋程朱氏之遺軌祿祿威務明大道之原寢尋而及明儒良知捷
悟之談其後乃頗往往姚禪悅兵虛納善下鄙廟朝列猶時取四子書聚徒友
謀肆諸公貴人聞其言或相錯愕避席致敬東事起幾向大震君慮有非常之
變獨身依闕已而歎成朝野更慶君遂告歸王太甚人依仲子於粵迎還致養
前後歷主豐潤懷遠定遠桐城及正陽間講席室無宿春推解不勸鄉邑早餞
躬助吏振災叙勝 加四品銜初君投効方強任耳禍難既夷宜若可少留無
恙者而君運命不願既歸貧甚請與君同歲生多躋道顯即與君偕去而再出
者皆遠秩或外補吏鏡瞻而是時君再從父方在朝以 天子師傅為宰相或
謂其復起笑不應士固有棲遲高蹈者矣然或亦不免困於無資藉或其生事
有可自娛瞻焉無昧於外君子猶樂與之期如君者無所資於此而可操左券
以責之彼顧舍而弗取何邪豈其皈心被教舉身世昏納諸大空之域其道固
有然者邪抑吾觀君之用情於倫紀間者又何其哀樂至到結牢而不可已耶

君後復應京師實業學堂之聘未幾疾作祇家卒光緒卅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也年五十有二娶程氏孝德與君齊一繼娶劉氏子二多歲前卒多向縣學生女適舉人馬振彪於余為族子婦次未字皆前夫人出其卒之再適年葬州南大長岡先兆側以前夫人稱先期多向來桐城徵銘余與君締文京師後君時來眎女慎其遠嫁命父余故余知君深銘曰

烏乎孫君而止於斯蓋君洞明無生之悟久矣魂其異怖不有摩尼珠孰澄厥

源我心之悲

城林節四論少兼清其源
虛文氣清厚乃先生本色

空校中憲大夫署徐州府知府江君善誌銘 丁未

君諱雲龍字潛之號潤生江氏明代由向容遷居合肥縣東浮槎山麓為合肥人父承德母吳氏生三子長次皆以武功至都司副將君少失父母風穎標徹宏邁不羈伯兄徒之而泣由是感奮大志於學年十八應督學試冠其曹員才自喜青州孫君振沅題悟士也其父為合肥教諭孫君嘗遇異人蘇州授以姚江學說精思數月誨若有得君與語大驚服折節師事之光緒十六年成進士

選庶吉士授編修充 國史館協備官居京師不能造訪貴勢以家貧乞外改
知府江蘇嘗一權通州釐稅署徐州府事未一年以病乞休歸數月卒年四十
七始君為孤童有於伯兄及娶伯兄旋沒門內膠庠益有難言已而供職承嗣
妻劉永逝又選聯兵犯 關 官車遠狩友人宗室翰林壽富英山王主事鐵
珊皆殉節死淒然身世之際漶鬱無從遂隕天年吁其傷矣然若故有幹濟大
略鄂人曹君以狀革令臨榆擊斷為治喪強側目固拉其罪致之死曹懼罪陽
狂東知其詐即以令病狂上言大夫未遽察命榆關軍將拘禁留一竇備飲食
君初為翰林過天津時直隸提督為同郡人隆禮接款因言願觀榆關新築殿
壘提督傳知列將供具至則周覽營壘畢還詣曹所曹聞人聲復肆罵君立門
外大誦孔北海憂能傷人語曹心動默不罵即趨門求出眾駭視君曰脫有罪
責某自獨任開門出之曹被錮已二年室中楮楸盈尺而色非人君挾與俱去
提督為白之大史事得解曹竟復官其在通州朱孝廉銘盤高才早世君以五
百金振其遺孤其行義俠皆此類也君卒於光緒卅年九月前夫人劉氏繼娶

儀徵阮氏太傅文達公曾孫女子彝藻諸生前夫人出以某年月日葬某所葬

墓乞銘銘曰

余接君青塵僅一再兮於文為新君之友張子聞狀君之人吾能得其真以銘

其寔

姚叔幹曰叙履曹臨術極有聲色

建德周太夫人吳氏墓誌銘 戊申

尚書建德周公之配吳太夫人光緒卅三年年七十有三冬十一月終於揚州寓舍適年其子學熙以狀呈尚書自為傳授其昶乞銘尚書蹶起單窶任蕙圻家門驟感皖南列縣無與比而太夫人以一身兩涉艱悴其行事皆可添式於銘宜尚書之言曰當粵寇初熾東南無完土吾家貧薄轉徙彭澤山中盡匿草樹翳蔽夜出營一炊遽明則登高處瞭望避賊一日當得數死祖母父母恆泣約家衆常畢命一區子既不忍違離又念守此終無全理夫人贊畫大計趨子潛走留書以白重堂提搗三嬰深宵送別自是十餘年兵飢疾疫之危苦有非人意計所能得者乃至吾祖父母吾父之喪皆夫人攝攝將事則是夫人之

有大造於我周也子乃因緣際會薄立勲伐至有今日而夫人自初入官舍生四子學照後即靜居素食精誦楞嚴經四十餘載一以慈利為行長子學海次學銘同歲成進士學銘入翰林學照學輝皆復鄉舉子婦孫曾數十人而夫人守盈以約不忘前艱節縮簪珥服御買田四十畝以恤貧者名曰樂濟會子撫山東時東南水災鉅夫人七十生朝兒輩請稱能演劇堅不許謂吾不以此開汝家法侈之漸費移助振愈於延賓洵予蒙恩告歸自粵未幾夫人遂病子慰之曰汝吾兩人在難誠不自意全濟及今死視他人已羸年五十其可無憾夫人笑而頷之蓋其用愛溥而深達元化或亦事佛之為效也尚書名觀官至兩廣總督加兵部尚書銜子六學海學銘學誦學照均夫人出學銘後其族父學淵學輝庶出夫人視之無歧異學誦早卒餘五人皆官道員而學銘嘗署江西按察使學照擢長蘆鹽運使署直隸按察叙勞錫一品封典夫人得封太夫人太夫人之歿學海前一歲卒子達為承重孫達亦道員三品蔭生諸孫十九人曾孫四人女子子三庶出孫女廿以卅四年某月日葬某所學照之狀太

夫人他行可紀者衆其祖替居賓館鼓鐘聲聞府中上下數十人獨於太夫人無間辭號曰佛母狀所言皆驗銘曰

今方興女學願無女師執彈厥施而自執卑不膏於脂不踞於疲老福是宜埋幽我詩亦以範時

方君墓誌銘

己酉

君方氏諱元衡字某田族望推桐城最曾祖調羅嘗捐義田助族人葬資祖傳琪父寶光皆敵行誼至君且務費揚前休稱述時時在口既葬其先祖父以下諸喪固推及其族以逮鄉鄰郡邑凡耳目所及貧不克舉者請於夫更設勸葬局督之俾無溺陋俗暴骸原野疫厲寢興濱江桂家壩注而臨隄居民業葬其上或走告君君時患足疾掖而前駕舟驚濤中馳往速瘞甫歲事而岍地蕪湖築道開商埠掘毀塹壑無算復集資設勸葬分局其他購義山起義家檢埋會先後以君得葬者逾五萬君既以義聲自喜而尤欽重節烈慮官師展轉咨核不獲即時上達貧者至不得報乃請設採訪局選中天府以聞捷簡而費省

於是幽貞女婦奉聞得旌者逾二十萬建節孝總初於會垣建總坊北郭外
其餘財費議督工役一自於君君故勞勩儉善大言居貧喜事所營類涸
人以此疑笑之君不自沮為之益力及君子履中通籍入翰林舉經濟特科得
高第人又推為福善之驗而謂君之所為果善也士獨行其心所安耳必一一
責報於天天之不可知也久矣妻之人人所願望而莫可期必者惟肖子惟自
立以成其親名斯足為君之幸焉者已君以縣學生誥封如其子階官光緒三
十四年九月季六十卒娶吳氏繼娶程氏子五月中附生早卒履中翰林院
編脩東中出嗣叔父次宜中在中女二長適張次適喬亦旌貞節君卒之明年
某月日葬某所履中來請銘銘曰

百千萬祀誰其尸之一有不裡若已瘞之幽閨好楚我其暉之烏乎君今已矣
後之人繼斯載福以餽遺永其其媿

合肥高君墓誌銘 己酉

君諱春浦字佩之合肥高氏明季自江西來遷居縣南八十里永和園永和園

者咸豐時君所嘗練勇禦寇以為號今遂以名其地也其先皆勤農業自君曾祖有章始學祖榮亮父萼堂三世皆以君諸弟貴贈封二品君兄弟四人次居長性嚴重有幹略少從師受書未竟學會天下亂王寇四出居民逃徙君獨集父老議圍丁自衛編條教中約未幾造戰具農器有土寇將發夜走其家擒斬之黨眾散散永和圍之名由此著自後君從戎幕歷江浙河南直隸諸行省而北出甯遠歸化東南渡海抵安南數十年中或出或雙歸至光緒二十二年卒六十三始以衰老不復出又十年遂卒於家其初徒以練鄉兵起終老於游奴勝得同知銜知縣費山東以非雅意所存故不任其家居喜為鄉里興利建議罔四恒苦旱鑿河以十餘里以導室蓄儲工費鉅者大龍塘而湖背罔旱流皆為宮罔開長河貫其中建閘下流數年訖工歲獲豐樂尤精於醫開門待診不以煩穢見拒憂喜費於中誠者觀欲驗疾劇減可治不可治望君顏色恒揣知之歲合藥以施貧者濟公甚眾里巷念爭成就取直群兒遊嬉道旁遇君過輒誅立或先走避君性能飲酒酒酣喜自說平生所經山川形勝及其上俗嘗言

戰江蘇時探賊營破瓦如鶩卵掠肩過驟馬踐尸行北逐捨日馳百數十里止
宿就馬鞍上張燭寫軍書倦則據地伏鞍臥樹長矛於側冰凝牙頭窸窣有聲
沙漠行終日不見水渴取啜囊中草數片當時誠不自知苦子壽恆嘗從容侍
側問前所從諸帥贊畫狀執禮視良久曰事已往何足深道蓋君亦既老矣注
注歎歎羅酒注下自聖哲罕言命事功之建立誠未可必或一出而坐致通顯
或積苦終世竟無能一當豈非天哉以君之器能勝勤視世之所號為傑者何
歟耶而其施止此其所以自處者若彼其於命焉殆能安也已君娶任氏繼娶
孫氏皆封宜人再繼沈氏蓮室王氏子四憲瀛相鈞皆諸生早卒次壽恆壽昶
長女亦早卒餘二孀潘增王君歿權厝北岡將以室統元年改葬某所孫宜人
謝壽恆自京師以狀來乞銘其辭曰
福於里為奢澤於人豈退天衡不聘螭駟駢生與時宜退則差通室孰能測其
牙論才足備古冕置我旌以銘執無涯

抱潤軒文集卷八

桐城馬其昶通伯

先母行略 甲中

吾母張氏諱清徽字文卿文端公六世孫女外曾祖翰林院編修諱元宰外祖甘肅岷州知州諱聰梓母年二十一來歸於時家人內外且數十母躬鞠且閤無所觸迂即亦無所表襮數十年中凡經紀三喪三嫁再娶以至賓祭患難流離疾病醫藥無歲無有退然若無能然事亦無不舉者吾父性嚴毅即有不當詰責嗃嗃母屏息改為或從容自理不怨益虔即他人有犯壹務容忍尤無狀色或微愠終已不言奴僕老不任事亦不遺去曰若事我久不欲相遺棄也其與人不必有大施厚恩意隆於物情溢於詞以故吾母之生皆樂親之及卒哭之皆哀初母患股疾其昶遠遊京師逾年歸疾益甚未幾疽潰醫者謂法常可治然氣體羸憊已甚可若何其昶憂惶不知所為計婦姚氏從弟婦吳氏各剖臂肉和劑進乃至庶母亦旦夕侍疾惟謹皆以母撫愛之若女不忍不以母母

吾母也於是內外宗鄰益歎吾母逮下之仁感人之切至難能矣母生於道光五年正月元日光緒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春秋五十有九凡生子女八人產未彌月者亦八今存者一姊一妹在子惟其視一人而已母得疾即自度不起謂他無所冀第及見吾兒讀書稍有成得一抱孫即死瞑目矣傷哉吾母之處其視自有知識以來未嘗見其有可欣者令茲之病以氣體素羸然非同前者鞠育之艱亦何遽至是也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以劬勞之故自傷其生焉傷其生以生一人而此一人者又不獲遂其垂老所僅欲操之懷也此尤其視之隱痛而自以不可為人者也嗟呼將安訴此酷哉男其視泣血述

大父怡軒府君行狀 丁亥

府君諱樹章字幼白晚自號怡性老人先曾祖王父止君公諱邦基二子長通判公次府君府君生而善病密靜有思所計畫悉得年十三佐止君公督家裁冗緝置內外秩秩久之家日以饒則益推恩以仁其三族止君公嘗曰吾長子學次子能勤家吾先人累代未成之願庶其酬矣府君曾行甚厚孝謹聞乎一

時止君公病煩寢處不甯甫卧輒欠伸欲起即起輒復卧如是者數終亦不安
府君旦夕承事聽於無聲逆意而先得聞言而響應其後侍母左太恭人病亦
如之太恭人年幾九十府君食則視膳寒則視衣百營而求一愉必戒必親不
以假人即他人代亦不適指於宅中構怡軒雙桂樓於城西構碧梧翠竹山館
置小肩輿春秋佳日每昇母遊觀通判公奉前府君奉後是時太恭人懼甚或
念贈公先逝乃不見有今日往往泣下太恭人性潔晚年病脾瀉利一夕數十
起府君終宵在側扶掖不令少有沾汙太恭人每歎孝哉吾子乃使我不為病
苦也府君兄弟友愛臻至通判公性峭直無所假借齟齬與世不相入府君事
之益虔終其身無一言之拂每晨興戒視灑掃即兄弟之東廳燕語通判公就
席治書史府君乃退而課鹽米議簿籍皆細字莊寫通問戚友慶弔及午共餐
於東廳日晷復如之秉燭話往事及諸所當設施者諸子婦咸侍側一日客過
偶置酒為樗蒲戲通判公適從堂後來於窗間見之感額而去府君坐席下嚮
上微窺見之即謝客終不復為通判公兩遣文字字禍皆府君忍詢息之絕無幾

微介於至隱人以此稱馬氏兄弟之風義也通判公既仕河南謂府君曰昔先人嘗欲起祠堂置義田未果余兩人平生志事無相違者弟勉之矣府君接人無少長一飲以和遇族人群從必詳其支系若生子嫁娶喪葬隨所聞而皆注之籍通判公家居時已共募族譜刊之及仕俸錢所入府君輒別置一區數年乃合己力田所贏購田二百餘畝為義莊糶其祖穀之餘收貯竹木瓦石雜器諸可用之物又數年遂營祠宇取用無缺工成無濫歲於春秋舉行祭祀又建享堂先塋側以便墓祭擴墓田以贖其小宗咸豐初粵寇亂起通判公殉難死府君練鄉兵助城守貸錢輸軍其後亂定民居多燬府君所建祠及居宅皆幸存慨然曰是可私耶乃推所居宅為邑試院曾文正公嘉其義聞於

朝以候選詹事府主簿議叙加太常寺典簿銜同治四年七月年七十有五卒居恒諳諳以孝友仁讓為勗謂人家貧富不足恃而盛衰之理終不爽也著有怡軒歷年紀事若干卷府君配張氏左氏側室崔氏生子二長其祖父起升次叔父起恒女一適方傳尹孫四具祖其最其昭其所府君得孫遲以其祖居長

極憐愛之光緒十三年始克奉府君葬於某所敢撰次行事大略以承紀述於當代有道能文者

蘇廷光傳 癸巳

蘇生名廷光字伯孚其族祖曰厚子先生遵光中以宋儒學教授其家蘇氏子弟多敦謹而生最後出才致雋朗篤守前緒益務恢之其於世夷然若有所不屑時時從余遊惜年不足以究其志學不足以既其業而遂死獨其心常欲追古人而從之也悲夫生幼失母父娶後妻生子生常寄食於外稍長讀書絕慧為諸生食廩值文日有名其父喜則使歸而課弟母時譴怒輒長跪受杖異母弟或偕跪為謝其所處有至足隨者生終無一言余久乃知之知之而不一二其詳猶生之志也去年春余客梁谿生寓書自傷言至山水幽絕處見岑林溪壑萬狀清寂乃有古寺蕭然託身迎佛之意念所思非人道未敢忍為舉其志然至與俗接則假寒慙感之衷孤曠埒予之懷彌不能自抑予請而悲之逾年而生遂以病卒年二十有三聘妻朱氏未娶子視生殆畢問朱氏女則皆曰賢

也年與之昏其視曰嗟呼其生同來其殆將同歸乎又明日女聞耗果請其父母來蘇氏絕食飲七日而後死方其呻吟牀蓐氣微屬父流涕於旁飲以水女握掌視之固卒不飲遂死嗟呼處變而無所逃義無可二也若夫義之不必出於死而竟死則亦天為之矣知其命於天而不託夫義之便於己者以自處其心固以得死而乃慊也人之求慊其心未遽若死之艱也而能者鮮焉則知夫必死而以慊其心者之可貴也於是僉曰生之為子難矣抑貞女之義烈尤足光哉尤足光哉女死為光緒十九年五月二日其父名宗洛縣學生

馬其視曰子始愛生才嘉其不慕榮勢悲其遇乃不意其孝行若此宜天之以賢婦報之方貞女之誓死不食也其父商所以殮子曰仍其斬衰焉勿易約之母辱於其夫蘇氏治喪絕浮屠毋違其家法其父有難色子曰是以節來以節終使其心果有幾微之歎乎彼即何能至此不然是重傷其意也聞者皆不謂可垂絕以盛服進女却不御遂以其服終然則非世情之盡忘焉足語大節者哉烏乎其賢遠矣

廉府君家傳乙未

君廉氏諱浩字子美無錫人少魁竒自喜偕弟鳳沼讀書太湖之土山不事章句見古今義烈行輒歎欬感喟常是時東南鼎沸蘇常諸郡皆已淪喪合肥李公既率師至上海君奮曰壯士一投賊耳生亂世吾終不以家為乃涕泣別母募死士隸今臺灣巡撫劉公銘傳部下轉戰南匯川沙閘復金山衛攻四江口屢卻敵有功劉公竒其才使主餉械會官軍追勦常熟賊距險搏戰久相持不決迫暮騎皆下馬步行前阻橋君驟登橋短兵接橋下伏礮發擊君踣地昇歸營君養創未瘳再奮欲陷陳久之創迸裂血出遂卒於是年二十有八矣君以布衣赴義不顧私獨時時念母愴然甫叙功得選用縣丞而遽戰死

卹贈

鑿儀銜經歷銜祀忠節祠廡一子八監配劉氏前卒無子以鳳沼子泉嗣君為主後泉光緒甲午科舉人君既卒而鳳沼亦隨劉公積軍功官山東知縣直隸

州有能名

馬其祀曰君劉決隕命癸亥夏五月事也時常熟一城孤懸賊中聲勢阻遏血

戰苦守數十日李公急檄軍赴援賊不得發城守完而是年遂復蘇州東南軍勢大起功賞茂焉君乃不韋罹其禍烈豈非命哉夫一其心於王事者要其有成功而不必其事之立於己蓋君固可無憾也然後之人思其奮起冒白刃以不克竟其志又安能無悲乎哉君嗣子泉好學有文行輯家乘畢以狀謁余為傳乃摭其大略著於篇

鄭東父傳

鄭君諱景字東父直隸遷安人父鳴回以舉人令即墨有惠政到官數月卒貧不能歸有三子長果次來次即君吏民懷其德爭來致殷勤意良厚亦以貧故遂留滯官所母夫人李氏賢明人也在約彌厲瘁志教子未幾次子來成進士復病卒死喪仍薦意不自沮日夜督君學君少時家無一椽半畝之遺生事之艱當時殊不自意舉陰朝夕皆母夫人心力所營不令君知也其後每言之輒痛心焉君文日有名光緒五年遂用即墨籍舉山東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授刑部主事迎養母夫人至都其後三年桐城馬其昶與締交心知君學出已上

宜為師而君顧引與為友嘗登堂拜母母命坐君侍立恂恂有孺子色母曰是兒早失父無教令辱友子幸勉其學好矣其袒敬悚汗下不知所為對時將歸里已戒期首塗君言於母流涕也。是日見君事母溫恪之容積中溢外益悔恨平日之所虧於子職者甚大先是其袒在都月與君必再三見每見開口言論皆三代典籍退未嘗不自悔恨其失學而鹽山劉若曾桐城姚永樸永縣先後因其袒以交君皆言與君接如對古賢聆其言都為創獲既歸莫不充然各有得也君之學自經訓史傳朝章國故以逮百家眾說無所不涉而獨於經於經無所不致其力而尤莫篤於春秋君之言曰古者入學祭先聖先師先聖作經先師述之為傳今欲明聖人之經必自篤信先師之傳始如易有十翼春秋有三傳禮有記有喪服傳有周官禮詩有序傳書亦有序大傳又有孝經論語孟子爾雅為五經之總傳苟據此以求聖人之意十可七八得自唐後儒者多不信古傳而自立新說經之難明固無惑焉其說春秋也三傳錯出必求其通以謂左氏明魯史舊章二傳則孔子推廣新意口授傳指公羊明魯道者也。殺

梁明王道者也左氏則備載當時行用之道當時行用之道霸道也所以必明
魯道者為人子孫道在法其祖也穀梁則損益四代之趣咸在焉惟聖人崛起
在帝位者乃能用之也其為說兼綜三傳若瓜蔓然牽引連互不相違害而尤
兢兢致嚴於事天事君事親之辨謂春秋首致謹於元年正月正月者正即位
也人知即位之為君道而不知其為子道也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必能為
父之子而後能為天之子矣春秋之有三正曰其有天君父之三命也春者天
也王者君也正月者父也將以備責三正而單舉正月何也事天事君皆以事
親為始也凡君所論著如此常乾嘉熾盛之時諸老先生慮無不崇尚樸學為
古多聞君治經亦循其軌轍而獨有意於前哲之微言大義使儒術鑿然可施
效慎當時辯言亂政之徒縱恣蔑古禍乃甚於坑焚塊坐一室之中誦習本經
眇然有千載之慮而又耻於近名不輕著書以為學期自得積之久而徐出之
庶有當於古聖人經世垂訓之萬一鳴乎孰知學成而無用於世而令則死矣
其所為書就不就未可知而又無庸子以承傳其業尤可悲也歲甲午其袒入

都再見君母夫人猶無恙瞞言而別其後來赴母喪又數年間其主謀山東樂源書院尋以疾卒於京師年四十有九蓋君終其身靡一日匪讀經之時即終其身皆事親之時親之事終而君死在君無憾耳獨古聖賢經傳之幸而留遺於今者亦存亡絕續之秋也於斯時也而獨有君而又不克竟其業以死此何為者邪然而推君事天之心其勿敢有愆焉決也君既死天下書院率奉詔改學堂姚永樸教習山東從其徒友問君所著書得殘稿數種手錄以歸其祖於是并舊所錄者編為鄭東父遺書六卷合肥李國松刊行之因次論其傳於首

馬其昶曰世學者言治經大抵皆後易謂其學難明君獨言易視他經易明以有十翼可據依也余學易自茲始而姚永樸治尚書兩人皆自知學不如君兩人書幸成皆私冀他日得從容就君正焉昔丁敬禮有言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嗟乎沈冥天寓令其已矣後世即有人又甯能為益於吾邪此吾黨所以益悲君不能置也

龍泉老牧傳甲辰

龍泉老牧者合肥徐君子苓所自署別號也君故號南陽字西叔一字毅甫先世由南昌遷廬州世農也父欽多病早世性喜振施君方在娠有道士修髯古貌自言遊峨眉來到門乞齋已忽不見家人報產兒故遂小字曰道士岐嶷穎異涉學多通既孤貧不能自存太守劉耀格奇賞之期以國士為資給其家少喜讀易及老莊孫武書究心天下利病顧視儕輩皆無出己上益放不自檢謂名業可立致年二十四舉於鄉入都獲文湘鄉曾文正公及邵郎中懿辰陳編修源寬張石洲穆暨他知名士皆解帶寫誠羣流傾嚮然性故介特於時俗人不能容納尤貴顯者尤以氣轡之人以此畏其狂望風嫉之既困不得第歸而鬻文自活得錢復隨手散去久益困則以書抵故人於京師謂足下誠欲起僕之窮乎何不號於諸貴人之門曰合肥有徐生善鬻文苟羅而致之不可恒禮自時文試帖館閣賦箋頌誄考及兩漢三唐樂府與夫流俗俳諧祈神諛鬼藏嬌贈豔之作唯主人之命是聽計後而與償當其快意萬言之富唾手可

辨即非其人雖千金一字不得也蓋其困彌甚其自喜亦彌甚曾公典試江西使節過廬州詣君陋巷時其不在賦詩一章而去於是陳源充出守吉安再補池州君樂江南山水陳又故人也遂容其所當是時天下已大亂曾公治兵於長沙廣西寇既破武昌順流東下防江兵潰散寇遂據江甯西出侵擾安徽巡撫移治廬州江公忠源新立大功授巡撫馳入廬州治守禦陳源充已前解池州任被檄至廬州助守君方避寇亂鄉居聞陳至亟走存問甫入而城閉寇前鋒抵派河君留居圍城中廿餘日一日陳置酒飲君酒半慨然曰嘻子好言兵過恆飲何憚一見撫軍樹尺寸功衛鄉里因強之以見江公江公固夙知君一見大喜曰何以教我迺者容有獻計藉富民財以招徠鄉勇鄉勇果何如君曰鄉民自係衛腎無足當巨寇江公曰然然吾精兵皆留江西今事急姑強子一行且聞子有老母又獨子不可徒死圍城中子幸出為我趣鄉勇來吾開門待戰事平還藉子草露布君既感陳公之言又重違江公乃許諾以筐籠城下買圍出未幾城陷二公殉節死鄉里富民聞前時議斂民財事雖不就皆爭齎餼

君君用是益因无所向久之曹公水陸大舉克安慶則遣人迎致君居三年
江甯平兩淮游以無事君謂山中屋可葺田可耕也乃辭去到家解裝以所得
金買黃牛一頭私心自幸天若厭亂吾與是牛蚤作而夕休更十餘年即死幸
矣因自號龍泉老牧龍泉者巢湖之濱其所居山名也歲比不登蝗大起復飢
驅四走風雪寒沍中酒成癯病比歸而牛死江淮之亂又作於是乃太息曰皇
穹不佑載掣余肘我牛不辰失左右手天邪盜邪孰終余敵悲夫自是仍時時
鬻文遊公卿間同治五年揀選得知縣不樂為吏改教職選授和州學正未上
事州牧游智開循吏也固要之往比至聞學師爭諸生贖金薄厚笑曰是尚可
為邪往去不顧光緒二年年六十有五其夏有鴟鳥飛集書室侍者逐不去醜
之越日二大鴟率羣小鴟數百棲園樹震撼牆屋格格有聲君曰此賈太傅所
謂服鳥也吾其行矣遂卒君於醫卜相人之術一皆學習尤雄詩筆著有敦艮
吉齋詩文存六卷配楊氏生子二長源伯次元叔才而早死君上世五傳皆單
丁至源伯乃有孫五人

馬其昶曰子容合肥聞其先輩有三怪之目蓋謂君暨朱默存王謙齋而三子及見王君年八十猶健為詩述君行乞為之傳且言君師事姚石父先生其文學亦乃傳業桐城子其勿辭果敏公英瀚者起安徽州縣至巡撫故與君為昆弟交一日君敝衣詣巡撫署果敏屣屐出迎酒酣樂作君乃言曰大難初夷百廢待飭而君輩為大官者固樂甚乎僕老罷疎不慣此因起趨出果敏亟謝曰謹受教即命徽樂固請乃留其正辭不阿皆此類也今半命來合肥王君已前卒偶與李生國松讀君文歎其絕人又頗惜其多無聊應俗之作今誠能要刪之亦足以不朽李生請任校刻子乃錄存其文一百餘篇分類編次皆可觀而君子源伯適於其時持狀來謁文也蓋其年亦且七十矣固頗採君所自著文及王君語次之如此

沈石翁傳乙巳

石翁沈先生合肥人也諱用熙字薪甫一字石坪八十後自號曰石翁翁少而篤學時時從其鄉先生趙席珍響泉問八法趙故以學行聞於時荆溪周教授

保緒有高名嘗過合肥翁年廿餘偕趙謁周郎舍周為言今天下書宗當屬安
吳包脊伯翁以諸生應試江甯訪安吳不遇遇其高第弟子吳熙載就詢筆法
精心習之其後安吳罷官廬江甯翁亦客江甯因從受業於是年三十矣安吳
之論書探微抉奧開闢一家前古無有翁性頗篤既親承緒論則屏弃百為以
謂抗不獨絕無取見嗤年六十復輟漢分一意真草臨摹晉唐北朝碑刻妙悉
不失八十後精能之極乃趨簡變人之得之者猶拱壁也翁生三十年而始工
書又六十年年九十而後卒自三十以逮其卒年無一日不學書然七十前猶
自謂書不工不輕為人作至八十後書亦乃頗自喜矣始翁賢螫里巷聲譽聞
如以歲貢生選甯國訓導不就而瘡益妣既於書具書故不諧世俗自其縣人
刪檢討光典搗翁書至京師乃始有聞李生國松尤為耆之剛以重直其家遂
資以為生而張君文運劉君澤源張君敬文皆傳其業劉君之篤信翁亦猶翁
之篤信安吳也數人者皆與予善劉君丐予為傳而張君文運先為文記翁書
法始末甚備予乃次之如此翁卒以光緒廿五年配趙氏生二子寶澤寶中孫

五人光燠賢而蚤死一女適舒城舉人萬鍾秀萬述前遺事曰翁嘗避寇逃窟山谷帶然負學以行寇劫得之則斷爛古榻及所弄鄧山人包安吳手蹟也寇怒裂擲之翁大呼曰命可捨此不可裂也寇乃熟視良久笑而去翁幸亦獲免嗟乎世方擾攘書誠未暇工雖工亦復何用無往往自古勝流畸士結習獨至之操真若性命鴻毛不以天下易吾之所好彼一藝之成願可倖乎哉及其既成風教之所被乃久而不衰也然則世所為皆如翁者又何功緒不竟之為慨哉

江西南昌縣知縣汪君家傳丁未

江君諱君棠字雲卿官江西南昌知縣光緒卅二年正月壬寅法國教士王安之置酒天主堂脅以事不從被刺死民大譁焚燬三教堂殺安之西國士女遇害者九人巡撫以下坐罷職自教案以來未有禍烈如此者也先是三十年夏新昌縣常浦民龔姓與教民開闢訛言常浦叛大吏以兵至未遽動龔姓抗不服聚眾數千洪江會匪欲挾以起事乘間陰煽之相持數月勢洶洶者遂主

劉大吏慎其事檄君往君單騎馳入村晚諭聾姓皆感泣立繳兵械縛首從三人至定監禁罪事得解教民獲安而安之猶以民弱一用兵可立威憾君庇民議罪輕無能懲後謂繼此在港新建高安三案由此起時時誚讓至是以東招君飲君入而門閉從者在外酒半出片紙強君署名加抵聾姓罪償款十萬釋在港教民之逮繫在獄者君以死拒安之曰君死案自易結耳即持刀剪向君君知不可理喻陽起旋欲出不得趨旁室與教堂司事劉宗克言宗克漫不應安之躡至必得當乃已久之安之啟門出從者入見則君已流血被體刺喉不殊不能言以意索紙筆自書安之暨二教民謀殺狀甚具且言從宦久薄得民譽懼身死愚民激義憤讎教貽國際憂惟長官加意君既被傷歸食飲從唯出民日詣問起居知不可起而安之猶陽陽乘輿出入巡撫署民見之益憤丙午遂羣起毀教堂安之遁民追刺之死又四日庚戌君卒於是自巡撫至士民皆走弔哭而上高臨川民各哭於所建生祠初君歷任上高新建南昌廬陵臨川德化諸縣皆有績民祠祀之其才辯慧捷於交涉教案事尤中機竅大吏屢奏

其能加三品銜以知府用而南昌再至竟死於職其後外務部臣奏遺津海關道梁敦彥俗法參贊戴端貴馳抵南昌定讞法參贊堅不承教士謀殺謂知縣自刎不得議卹索賄借撫卹教士銀二十五萬兩 朝廷顧邦交曲從其請然於君之死事未嘗不嘉其忠追贈太僕寺卿所在之地往往開會追悼亦聽民為之不禁止也君所莅皆壯縣公私饒阜事所應舉無不為又值革新之際一傾囊橐辦治以減損民累務使聲實出時上沒後家無餘貲年六十二

馬其祖曰南昌之獄議者斷斷致辯惟自刺與謀殺殊耳夫杯酒談讌自糜頂踵事理所必無者也就令有之慷慨引決不枉吾民不愈彰其美哉向使稍存濡忍之念漫辭應之固未嘗不得生以君智畧不出此者慮清議之擬其後亦不知禍烈之果至是也君在當時最號為趨時識變而交涉事又所素習卒以此殞其生遂廩廩稱義烈矣

歛許君家傳乙酉

君諱恭壽字品三許氏歛人也宋時自歛北鄉之許村遷居西鄉之唐蔞村曰

貴二公貴二公至君二十一傳矣祖廷娘父政祥五子君次二生三歲失母捐
長從儀徵程可山先生遊同門生言文學則汪仲伊質行推君咸豐時粵寇據
徽郡全家轉徙飢寒中自大父母及父以下相繼死晝避寇夜還治殯殮後母
病篤執君手顧所生子泣曰吾家不奉死亡殆盡今吾且暮入地以此子屬汝
矣君泣受命自君遭亂數年嘗手殮十二喪哭至於無淚惟眶陷耳當是時君
一子二女俱以饑亡其存者君夫婦暨一弟一子一女弟曰文銳子曰學詩至
饑時得米合勺必先食銳而後詩也至寒時得敝衣必先衣銳而後詩也寇既
據徽久疫大作村墟遺民寥落每隱忍從賊君守義憤慨瀕死不撓已而湘軍
駐祁門復休甯江西道通乃挈家樟樹鎮教授為生亂定補學官弟子用貢生
候選訓導本起孤危因不求仕竟終於家以耆德見欽鄉里初後母所屬一弟
更百死以保其生者卒為娶妻營業巍然有立許故高賢大族祠堂崇壯產饒
羨溉及全宗既燬於寇族人無雲門者首任葺祠守墓譜系君一與同心為輔
尤盡力鈎稽契約故業不失益宏其規至今族眾有事祠廡必念雲門食祭餘

必念君也君為人方質敢任事不設城府意有不可必竭言無隱至於恤貧乏
衛寡輝自其素性曾不待強故其生皆敬愛其歿皆哀寃祠事近二十年裁者
靡冗建敬宗小學端本女學以教族子女於是君孫承堯方以翰林家居銳意
興郡邑學安徽巡撫奏上承堯在籍辦學績狀故言皖南學務莫先徽歛歛
學之興自許氏君本謀也君娶葉氏一子即學詩監生女適汪孫承堯君謂之
嚴既通籍授編修君老矣願之而喜思先人之前殞離亂不及見又未嘗不涕
光緒三十四年十一月日卒年七十五

馬其昶曰編修興學余得自郎鈔友人胡敬庵益為言其賢逾年編修為書因
敬庵致其父所為府君事狀曰願有紀也余以自古賢士之興曷嘗不有所自
願肇基者積累畢世歸福嗣人往往遄濶不相及故始之艱苦享成者或昧焉
令編修達事具先王父知其留遺以及已也則承之者必肖於其初於以綿世
德不愈賈乎于故傳之豈第慰其思亦欲為凡為子若孫於人者告也

抱潤軒文集卷九

桐城馬其祖通伯

雪夜課經圖記 戊寅

吾友方鞠裳幼隨侍其先臨江守麟軒先生於任所於是臨江規畫既具百為趨功底以無事往往為之評騭書史而夜不止是時鞠裳雖始學固已究悉根要其後先生乞病廩蘇州而鞠裳歸桐城嗣其叔父連婚余家余見鞠裳多記古事心嘗愧之同治壬申余遊浮山先生適歸里因得拜見於山下明年再見於江甯余方應省試先生大偉異余文後余再試再黜先生過之益厚命鞠裳與余會文為課未幾鞠裳供職京師居三年汶汶無所試一旦心悸乞假省親尅時日獨身走三千里以歸而先生則已前歿矣余既別鞠裳有姚仲實者年少而才俊交厚於余與鞠裳同姻戚亦同余每對之輒益思鞠裳及聞鞠裳歸治喪浮山家祠則往慰之悼懷前事相與流涕鞠裳痛父之不可復見無以寄其悲思乃命工畫者追繪雪夜課經圖屬余為之記初余之見先生也方歸營

此祠及余再至而先生之柩在焉知已存心之感蓋已極人世之悲傷而况父子之凝結於天性者耶宜鞠業痛之之深也門庭之多故親養之難留雖聖人不能無所憾至於兢兢修己顯親揚名則固無間於親之存歿終身焉而已嗟乎鞠業壽官疾走以歸竟不得少伸其一日之志生存而不得善送死而不得珍此亦天下之至可悲者矣繼自今歲月更易嗜欲攻於外而忻戚將變乎中人情哀則返本而樂則易流異日者其或有流而不返者與抑尚思前者教育之艱懷今者終天無涯之恨而時有所肅然深念者與予欽鞠業哀慕之篤懼其久而或滿故陳其往以貞其終俾鞠業葆此勿失而予之無狀不克有所樹立一塞先生厚望又因以抒予之感云

先太僕公逸事終未

其祖既重校刻先太僕公奏略四卷是時宗老義津方館城中多記往事暇時相與談公初令分宜坐逋賦被職矣民間令當罷三日賦悉完何德民深也義津君曰子亦知吾家五世祖父母墓地所由來乎蓋公既歸隱分宜民間公貧

甚爭出私錢得若干金邑薦紳二人者持謁公欲為壽再見再不能言以退復
携之歸居民趨問公起居則曰我公無恙太淑人不幸歿矣公雖貧義不受金
僉曰固知公義不受雖然必報德則又相聚謀曰聞公求窀穸未得吾儕其無
意乎因復至桐城不見公扶習形家言者一人俱遍歷岡阜最後得一區山巖
環聚法當後昌即以其錢買山署券曰馬氏公不得辭遂奉太淑人合葬茲山
所謂三科松者也吾家先隲惟四世祖母彝高嶺及三科松最得形勝高嶺
之村其事亦絕異顧無徵不敢妄紀獨三科松為分宜民所購買也守墓老人
猶能道之其昶幼從大人塋墓亦竊聞之數數矣嗟乎民也如此况親為其子
孫者其可勿念義津君之歿令已逾歲余懼其久而或湮敢敬述焉

抱潤軒記丁亥

居宅前潔一室予讀書其中故未有名也吳至父先生取北齊顏黃門詩名之
曰抱潤軒軒凡再易皆以是名自予居此八九年寒暑昏旦風雨歡悲喜愕皆
於此焉寄勤惰前却可於此驗也一日讀易至乾初九喟然曰此可以觀矣易

以前用莫神於龍而其取象之初乃曰潛龍勿用不潛未有能用者也蓋天道人事胥由此云子之幼也雜於羣童未嘗有頭角標異既來居此則就學數年矣亦未嘗知學所以云之意也縱吾心力之所能至見凡業之足以為名者而赴之人之足以輕重吾者而賓敬之人見其如此也亦遂施一日之學士之汎焉無覺斯已耳自餘心力少異於人者莫不思有以自見於世然古固有獨行高蹈曠一世不見知而無所悶者何耶彼誠有得於己則雖扶一藝之能且於世有所不屑況學先王之道有以待世而無待於世者其自視何如哉奔逐眾好之場反之己而蕩無足恃子是以有悔心也朝割暮鬻襍外乾中喜忌雜鬪一愠一忻曩子居此且不能搏揖心志自堅其學淳湛到今吾齒日盛米鹽凌襍之日益紛予方將有四方之志又安能長居此乎吾懼學之終奪於外也今夫龍之為物也其蟄也蟠洄於深淵及其上下雲而開闔出沒御陰來陽而人莫能測其迹其施無方其斂若凶其或藏或翔蓋無所往而非潛焉而又何用不用之異致耶人之於學倘亦有然者耶是說也與吾名軒之義其有合

乎其無合乎將質之吳先生遂書以為之記

記程節婦事年已

節婦秦氏夫曰程開誤世居桐城程家境開謀耕天林莊搗婦廬田側光緒七年夏開謀歸省親病死是時婦年三十一矣有子女二誓不嫁也一日翁攜車來迎婦夜三鼓傭者呼婦起具飯婦曰中夜胡為者再呼再不應即聞夫兄某厲聲至排戶且入婦大呼不可子即著衣起矣須臾拔關出則奔投阮大屋阮大屋者吾友阮強仲勉之居也仲勉有友曰程開振與開謀從兄弟假阮氏屋以居仲勉為人端潔自好開振慕其風及是婦欲往訴開振相距且一二里天晦黑不辨識道路乃被縛置肩輿中婦大號痛某殿其後且歌且行以亂其聲先是開謀死未幾兄某謀嫁之署券其姑入室見人從後啼大驚奔出或曰噫是若子也或曰妾也是夕開振宿於館亦若有人推而寤之者明日日晷知之則婦已行矣事已不可為乃與仲勉諸人謀釐田宅贖其孤且婦既昇至所賣人家大罵數婦人擁之登堂堂上親朋咸至婦於堂上毀其神櫝數婦人執

之好語慰之強為之飾容解髮則髮已於夜倉皇著衣時引刀斷之矣為更衣即手裂衣意堅甚且死罵不絕一家惶亂莫知所為不敢強乃宿於鄰三日開振等聞之大喜於是謀諸族長暨里耆老毀券復以肩輿舁歸程家堙舊宅其夫柩方殯於寢堂未去也婦入門大慟觀者數百人皆欵歔泣下命開振迎歸撫教其子亦遂附居阮氏之宅馬其祖聞而歎曰嗟乎此可風也已乃書其事請於學官旌其閭以勵薄俗且以堅其末操云

桐城附郭義山記庚寅

桐城山脈自西北縣治倚西北隅民俗信風水無貧富營葬地甚難實或至千金家貴盛輒禁先隴樵採雖族姓不得耐喪數月外殯貧者覆草槨上地不即得則數十年百年子姓眇小衰絕棊朽敝骸骷狼藉暴風日穴狐鼠郊野皆滿於是乃有儲壞收瘞諸無主後及貧不克擇兆者聽往自阡號義山桐城附郭義山七十餘所曰蛇山曰木魚山曰月山曰蔭宗庵在城北曰丁家竹園曰柳林庵曰下烏石岡曰魏家山曰周家園曰毛莊在城東咸豐初忠壯營將士三

千人殲於城南水上曾文正公書碑為河沿義冢連綴大口墩南茶庵連魚地
西則述城自竇公殉節處起林家窪古太霞宮爽來林隱諸庵香爐包上至毛
公洞大小琵琶山王家大窪楊家嶺邑西山薄城俯瞰兵戰之所爭也故死者
尤眾云昭忠祠在太霞宮側其在官莊山則有茶園有河南窪洪家尖黃家朱
家窪在演武亭有烏石上岡中岡有喬家院在冷水澗有太平庵官塘橋駱駝
却竇凡所在地或巔或趾或山之腹或旁近左側或一區或數區相屬其在境
東南及西北去郭遠者一族私者寄寓客民若旌德山所自置者不列此其歲
時累土培冢經費有官莊山心莊雙河坂陳景莊演武亭富倍莊古塘劉莊田
十八畝有奇不能給城內外斗母閣今圯乃籍其田在南樞岡挂車山者六畝
有奇曰井莊曰窰灣歲凡租八百六十餘石葉君泳濟督其事益勦以慎徵求
山田處所簿錄之而鈐印於官嗟乎人孰無不忍其死者之心乃久視其累骸
中野非情也財力單素或益拘陰陽畏忌人事遷易致零替耳夫生者之居卑
濕固猶愈於露處者也既死而藏非吉固猶愈於不藏者也北邙蒿里皆古士

大夫叢蔣處令即瘞於此深其碑刻固其冢或俟他時之改圖焉君子所不譏也至以時譏省阻畜牧塞鑿竇毋俾即壞則有賴後君子之踵其緒者予故詳紀之以徵永久凡山界糧畝租入有可攷者具列於后云光緒十六年冬十月邑人馬其祖謹記

關影圖記 辛卯

關伯既取平生所歷境屬馮君筱伯作八圖題曰關影關影者固范无錯去影圖名也无錯善病思所以自娛樂乃圖去影而命其詩為迴風集關伯覽而善之及是圖成无錯曰關影圖之詩則亦可命之為橫風集也子來安福无錯行矣關伯則為言兩人所相與樂者出關影圖示余謂歷茲以往情善畫者補之其樂且未有極也余笑曰影去矣又可執耶連者樂時而偕逝過去之影與方來未至之影何不相與忘之而必關此變變者為尚得謂知樂者耶天下惟忘者樂而不忘者苦雖然忘影可也而其不可忘者則非影也乃未始不厲乎影人必有不忘也而後可以忘然則君二人之為此其善忘耶其又得謂非知樂

者耶其第二第三圖余之影蓋當在焉閑伯既自為記又屬余書此他日无錯見之亦有相視而笑莫逆於心者乎則吾三人者之樂非圖所能狀然亦安得而不圖也

西山積舍圖記 辛卯

距縣治三十里有山口桂車紙棚河南冲北冲河水出焉北河之水將與南淮地忽平衍吳氏聚族於此吾邑高明第室多環縣郭粵寇距縣久蓋燬矣同治初子家歸自上海賃居吳氏之廬大父方在堂內外少長數十人屋小如斗倚山臨溪田歌滿野每大雨溪漲則行人待溪外皆坐室中望見子從師讀書吳氏祠時新脩兵亂家人訢訢聚處若其屋真我有也明年大父卒又逾年返城居其後予冠而娶外舅安福君方移病自免則買吳氏廬奉母屏居而鬻著作舍三子讀書其中叔節最少最秀出與兩兄齊稱誦聲琅琅徹路衢於是又為姚氏廬也當是時叔節族父有沈士翁者老矣嘗依其家而阮仲勉亦閉關山中外舅喜歌詩好酒翁蕭然而已予以歲時過從則折簡招仲勉村居無禁忌

放意高言昏旦淹留而不厭謂吾數人者天下之至豪也又數年姚氏復葺其先宅城中而西山之廬遂空承平漸久故家以次規復舊業宜可喜矣今年冬叔節將北行出其西山精舍圖乞余為記觀其題詩感歎若不勝其思者予益愴然不可為懷念昔之居是宅今存者無幾人耳子方以衣食之故有事於奔走而叔節亦新遵大母之戚其兄弟皆當謀養外出迺者不顧彼已無幫量之心何可復有仲勉尤困餓羈旅至不能自存求如異時之多暇而此數人者乃群萃乎一堂無憂樂之聞其慮而深道其所願欲之懷則已不知踪跡合弁之更在何年第相與披圖遠想而寄其思於無極也嗚乎其可慨也已

重修高忠憲公水居記

丙申

明高忠憲公當萬曆時謫官歸里築室漆湖之濱曰水居樓其側曰可樓蓋讀書棲息其中者二十餘年誦公所自為記使人眇然有絕俗離世之思公清修大節震天壤其東林會講之感學者尤豔道之風會所趨遂與明代為終始嗟乎夫孰知其植基寂寞幽隱之中邈世數十年而無憾者固若此乎其初嘗客

全匪數月識其邑人廉惠卿暇與登九龍山望太湖飲惠泉之水訪高顯二公之遺跡而慨焉弔其既泯益相與縱論學術興壞之由世變之無窮已太息者久之當二公之都諱東林聲氣被遐邇我朝承流矯失痛刮虛見淹賅鴻博之儒蔚興後乃益獵取標末則根本最初之事稍荒矣吳中尤得風氣之朔士習常先天下然吾輩竊怪雍乾之際漢學方熾而先五世祖一齋先生以布衣講授虞山松陵間硜硜守洛閩之藩杪忝不軼而一時從遊之徒靡然大變其所趨終不歆彼而倍此何也豈所謂豪傑之士微之己而不餒固有非眾嗜所能奪者哉余之來也念先人之舊遊欲交其賢士因以攷求當時淵源之所漸而故老已無可訊者其後得廉君因廉君又知有許君靜山葉君葆良者雖未之見信其君子人也於是三君暨其邦人葺公水居既成惠卿謁余為記余謂今時事變之亟亘古剖判以來未嘗有也自堯舜三代之所已誠聖哲之所講求皆若不足為治蓋西學興儒術左矣於斯時也區區欲感發來學躡公之後納諸寂寞之塗其毋迺迂大而不急與抑吾觀前世所行不為儒術之迂者多

矣卒何救貼危之萬一也夫以吳際江海俗彌侈遐其狎處耳目回駭日益新而乃有不避迂行如諸君子者吾又以知儒者之教澤蓋遠矣哉

書孫秀才事丁酉

光緒二十二年余客皖中貴池王源瀚滌齋為言其鄉孫秀才礪字選青號蒼鑒者孝子也今將乞文於當代能言之徒以張大其事余謝不敏則請之益力其言曰秀才少孤學未成傭書養母久之補郡學生其事母蓋天性宿夜焚香祝哽噎二十年如一日母疾侵益刺指血書疏願促已算病往往瘡其假館必近村使歸省會雷雨不歸者十日矣一夕而甚急起索蓋去主人止之不可曰吾母其不適乎予心意忤忤何也拔關出其從子果在途告母病速之歸主人大駭其後遭喪嘔血成塊三日不食飲殯母郊外積潦滿道引身墮樹竟體塗汚殯訖伏地大痛不忍吾母獨處此眾知不可算為結茅菽之尋卜葬太婆石復廬墓側旦暮上食如生存匍匐斷髮中髮蓬蓬垂耳下直經麻屨皆穿敝家故貧又讓產其兄獨貨已田完宿逋所餘畝才三分耳至是益窳好義者爭持

蔬米來餉壹謝不取有里豪其地與孫氏先營錯貧地形陰拔孫碣反講孫毀塚訟於官詞連秀才官遠繫急縣人大譁官蟻吾孝子願救孫孝子者會學官于是會者四十二人具列其孝行白之令事得解祥禱既屆撤廬返避迎觀有感歎泣下者令愆其前事議設義塾聘秀才百金則謹謝曰吾豈忍以親市秀才母氏程其遺喪在甲午春年四十餘貴池先以廬墓受 旌者有桂復李傳圭暨秀才而三滌齋云

遊治父山記 丁酉

廬江縣治東北二十里有山曰治父世傳歐冶子鑄劍於此上有鑄劍池湖澄清冽可飲可溉太平寰宇記以當春秋時楚群帥四處水經注治父城在郢都側樂史誤也余以光緒二十三年冬十月己未要其邑人錢凝和偕遊至山麓舍車錢君老而僂且憇且登余陟速而憇先之五里陟其巔暮色自遠而至唐時建無量殿今猶存殿無寸木碑石嵌空層轉而上如城闕如虹梁幽竇陰肅非得日咫尺不辨物旁祀雷師廟令言山峻多毒物神逾歲輒一至號洗殿至

則光氣內撼山石飛鳴寺僧皆伏不敢窺久之乃去云余宿其前廂遲明登望
江樓展光納牖目際無垠前至伏虎巖其踞石上時則白湖焦湖黃陂諸湖雲
氣空起窪隆環壘皓若積雪陽景騰薄摩盪成采然後徐入山腹盡勢極態錢
君躍喜以謂觀雪乃無此奇也山有二徑余來自西道會錢君他事別去余獨
尋常明上人循東道下抵實際寺傾崎既窮足舒山展人意轉紆竹樹翳蒼湖
谷沈沈有聲寺亦肇於唐今圯矣上人精醫術蓋類有遁者不可知其跡乃一
飯而去

潘氏墓祠記 戊戌

曩予客安徽布政使署則聞潘刺史文鐸之賢時安徽清田賦刺史告養臥家
大臣奏起之而奉天將軍亦以關外需才幹吏疏爭有 詔往安徽刺史奉母
孝太恭人至于因緣得見敦樸樂易君子人也又逾年寄示所為贈君事略且
曰先人死王事文鐸樞昧遺骸英辨虛祠望祭使不有述其真以救後昆敢請
其祀則謹條其世系及所以死事狀俾鏡之祠壁潘氏故隸潘陽衛

國初從入關居京師後徙廣州駐防七傳至瑞隆有隱德生二子君其長也諱
正錦字卿雲少厲志節與人交無不盡有友將助人殺仇逢過君色沮君挾之
歸開諭大誼卒感悔為善粵亂起大府募兵擊賊君方為旗吏典書計以文儒
不在選奮袂請行曰此吾報國日也戰常陷堅四年七月師次唐夏鄉軍覆死
之年四十二叢薙蕭岡西得勝山當是時刺史十一齡矣隨兩兄待母又十八
年成進士由工曹乞外宰奉天安東權復州開原海城皆有名迹一日讀李二
曲先生傳見其尋父屍不得立祠戰場悲感出涕曰嗟乎小子獨非人乎哉遂
投劾奉母徑歸起祠堂下埤繚以牆垣嘉木筱楹鑿前為池亭承其翼儲茶以
飲渴者春秋拜奠旁皇四望靈宇歸來愴惻行路蓋刺史每述其事未嘗不嗚
嗟也於是其祖曰嗟乎觀於此者雖我 朝開國之初八旗禁旅所以無敵於
天下其故豈不可知也哉然則如君父子纏綿忠孝之至情曷可無述況其在
今嗚呼悲夫

江油張侯宰廬江南到官自以儒臣膺民社不當惟簿書期會之知又俗久敝
吾其章教邑故有潛川書院中興後縉紳大夫益增置三樂堂異時惟踵故常
校時藝稍未有以鑿材傑之望於是措謀於衆合併一校而分課其所業闕齋
舍以棲士崇樸學以誘進於古廓然大革前規而謬以予專講席風會肇啟學
不素儲無以拓其識器乃廣聚典籍用餉陋孤自新購贖所舊藏通得書若干
卷經史粗備謂予不可無言予惟學者之志真鵠乎亦鵠乎忠孝而已忠孝之
性具於人人之心不假外益然而在昔儒者之教必汲汲焉惟學是務何也人
人所同具言乎其朔也識知闕進寡於後起厥性闇焉聖賢者葆其朔不秘其
有吾誦其言所以明其明以明之我也經也史也子集也純駁不同其明我一
也忠孝之不明而曰經世者矣也曰儒雅亦矣也明乎忠孝之道斯其所託業
於此焉於彼焉皆可也學術之多途載籍之浩博孰是衡之無或爽者是故讀
其書而能明吾心所常明者天人之要古今之所賴也且吾嘗試觀於天下橫
目之氾汶汶者皆是也其或後之所能以德以功以言如古所稱不朽者其

人乃往往有高世之懷生今之世惟古與稽彼誠有所不屑耳吾因是而知士之逐於風趨皆其後之一無可立者也世果有豪傑之徒出乎志業雖宏要之以嗜學為始

三公祠記

庚子

西蜀深令君濟觀於光緒廿三年來攝縣事攬圖冊詰者庶得明李蜀人實成以死救城狀邑人祀焉縣治之西北故有寶祠燬於亂謀重建之未幾受代去以屬少尉文宏基少尉亦蜀產也於是邑人吳芬自請効功寡敵逆出役不逾時凡成殿前後兩楹用錢五十萬有奇前殿祀寶後殿以祀楊張二公楊張二公異時祀於縣署署燬曠不續今併為一祠故號為三公祠也當崇禎初流賊起陝西踰燕南河北復自灑池渡河而南漫尋及於鳳泗江淮楚蜀之間所在糜爛而桐城寶館其衝張獻忠屢悉眾來犯死咋不得逞當是時史公可法提師捍衛黃將軍得功馳驟赴警而楊公張公又相繼為令與縣士大夫喋血守禦應變不窮卒至明社可傾而吾城終不可拔蓋自崇禎七年以達十四年秋

城不亡者維楊公十五年夏迄十七年冬城之存維張公楊公年少有奇才張公寬仁長者其得民心也同其應機赴便卒完城也亦同張公之來也其年冬城勢尤危獻忠既破六安太湖誓且屠桐城圍攻數重城旦夕破而桐城守將庾應登方率其卒實成等數騎問道謁巡撫史公於廬州至舒城為賊得賊使應登誘降相應登許諾乃陽為賊辭說而盡以其虛實輸我賊怒殺之再使成成辭氣奮厲大呼我成也賊脅我降若若必無降賊畏黃將軍黃將軍即至賊破膽走矣賊大怒遂支解成以死城上人望見成感動相與流涕向成而拜城守益堅張公嗔指血然礮發中賊渠率益募死士縋城請救於是黃將軍駐鳳陽用三日夜蹕六百里來援賊大驚奔潰獻忠跳而免是役也城得不屠得忍死以待黃將軍救至者實成力也嗟乎成在當時微耳今聽然乃與諸公比德史黃各有專事衡宇相望侯虜別於生存義烈炳於殊世運夷事往大地傾岷而其肝鑿於人心者不以威衰久暫而替且使其鄉之人引之為己重也此豈有資於外至者哉夫流賊誠慄悍能亡明之天下而不能亡此區區彈丸之

一城然則國家廢興存亡之際豈不以人乎哉予是以慨然而書之楊公諱爾銘四川筠連人張公諱利民福建侯官人光緒二十六年夏四月邑人馮其祖記

集虛草堂記癸卯

李生健父才敏而好讀書從子學兩年矣生少長貴戚其尊甫侍郎持節滇黔家事一倚辨生挈綱持維宏纖畢具張君子開曰世皆急仕宦健父弱冠舉於鄉乃唯學之急茲其難也每日晨興詣書室事至決事即事已就業誦習不廢晝未嘗及內必至夜分始退其書室三楹牆宇峻高隘束天氣不得下或曰是於衛生非宜乃別築草堂於其宅後隙園略仿泰西治室之法窗櫺四啟以收納空氣既成予取莊子語命之曰集虛率分日之半處其中乃使人有林野曠適之思不知其為城市居也夫空氣之為用博矣民物資之以生長運而入之排而出之是名炭養炭養者敗氣也計屋容積空氣之數幾何人日噓吸用氣當幾何二者乘除相抵而以法欽放之必使空氣饒羨則使體蠲疾反是亦往

往生惠蓋泰西居宅衛生之學如此子謂其說既信美矣抑猶有進焉氣盛然於太虛有屈有騰其騰焉者其清也其屈焉者其濁也吾之氣生於心氣與氣相引視其類吾騰之而來其濁吾屈之而來其清者未之有也彼呼吸猶是人耳其天之亡也久矣則雖置身曠莽之野即又安望其與太虛之氣之上騰者訢合無則也哉易曰山澤成君子以虛受人不虛未有能受者莊子之所以集道泰西之所以衛生於大易之旨胥有合焉生既從子受易其所志誠可謂過俗然吾願生之無以是遽足益虛其心以求造於古之人乎吾則曰匪虛也積微以盈塞乎天淵亦且至實焉爾

慈竹居園記 丙午

吾友劉君訪渠其為人古所稱悃悃無華者也余嘗從其所見與化李君審言筆札辭采蔚然其用情尤深至兩君之文質不同尚其交厚乃有若骨肉子於李君雖未見然能知其為人也李君海雅知名當世予時方為屈原賦注寄江甯求君是正君幸教之無隱君亦厲書丐題所為慈竹居園者曰詳有老母年

八十矣母皆長華腴自歸先子斥其嫁紿邱親振族數年略盡中更艱苦有非人所堪者今詳庸書四方稍具甘旨而老母病卧床旬有數警明年歸家奉母誓不再出忍寄此問如負芒刺比屬友人圖母搥杖俛坐詳由階而上欲有所請環蔭慈竹清景絕勝子幸為之言庶託不朽亦詳報母之一端訪渠益為之請子推君交友之道固知君之能事其母也嘗以謂人子之得用其情於吾親者獨有少時耳交游盛而別離之事起貧者尤甚焉或歷歲不歸或歲一再歸皆坐席未安輒去率十年計之乃不能有一年之日其餘時徒以貽其親憂人亦何賴有此子為也而其勢又未可得已此李君之所為自傷而子之離吾父母遠逾二十近且十餘年思李君蓋羨其猶有今日然則李君之圖子雖未見而能言其圖之意者宜莫如余也因為之記

遊紫蓬山記 丁未

予客合肥今六年時一至逍遙津杏花墩謁包孝肅祠顧未嘗遠出歲三月上旬棋榭亭有遊大蜀山之約健父曰可遂遊紫蓬山也紫蓬一名李陵山肥水

出馬最為邑西勝地詰朝偕子開訪渠石宜六人同往出西平門廿里至大蜀
一峰障郡而峙旁顧無侶爾雅所謂獨者蜀也子與健父先至憇山之半以遠
鏡窺從來者聲歎若可接而聲寂不聞飯後各題名去西南行廿餘里宿楊圩
距紫蓬猶可廿里所明日主人偕登有寺踞山之巔房廊蕭曼與山為卑崇登
閣遠矚天宇開豁念子一身寄此渺然時大風塵起僧言晴霽則巢湖中帆檣
可指見水經注肥水出良餘山西北入淮茲山之水皆東南入巢湖無能西北
逾山而過乃知郡縣志以紫蓬當良餘而謂肥源久湮者誤也肥水實出將軍
嶺在紫蓬北六十里自嶺以西之水入壽春者為注淮之肥其東流十里經雞
鳴山繞郭迤南入湖者今亦曰肥河鄭道元謂之施水也爾雅歸異出同流肥
合肥得名以此吾意良餘山即將軍嶺曹公征孫權由渦入淮出肥水至合肥
良餘扼其衝吳魏戰爭必駐重師於此將軍嶺之稱由此起也紫蓬祠李陵不
知所由始吾又疑魏將李典守合肥有功廟故祀李將軍或乃不知將軍為李
典誤屬陵因以名山而并以肥水之出將軍嶺者亦移被於此斯誠歧之又歧

者耳古今地志非目驗則往往乖異周中書家諫居山下十里曰周圩多藏書
子開邀往過之周亦以謂肥水不源於此矣是日觀蘇子瞻遊定惠院二詩予
稿及他宋賢遺跡久之不能去秉燭至楊圩宿明日返郡城書此桐城馬其昶
記

抱潤軒文集卷十

桐城馬其昶通伯

許宏聲哀辭

丙戌

許翁成嘉字宏聲少習舉子業屢黜於賢學試會寇亂初定江南郡縣彫喪吾邑人多往江南耕田占籍者翁遂發憤走廣德州試為諸生已而棄去為醫子與翁識在友人阮仲勉家翁為人治病必時其減劇為憂喜匱之財物則愕然慚仲勉疾殆甚翁診之投劑不即瘳則私流涕予見翁長者也與之語溫然翁時年六十餘問翁父母物故幾何歲矣翁泣下不能語予心異之自是時時來予家翁喜言神仙因果事日誦世所傳感應經及他格言十數萬語口不及人過每來予齋中久坐極懼即客至塔馬睡去默誦所習十數萬言者尤喜夜譚予每自治所業甚憊不能支蓋翁猶津津也其與人言必及予與仲勉日再三言人則曰已知頃之翁復言如故夫人處一鄉邑之中率未覩天下賢偽見粗有別乎不肖者驚為殊絕宜也然而世之狃於同而誇所異者何也嗟夫士方

少年未遇抱獨行其不為人所忽易幾希矣乃翁所好惡如此而今其又死也
余安能無悲也邪翁生而羸壯而漸盛逾七十不減其壯時自謂當得大年今
年夏與余一見秋九月高仲揆來言翁死矣又言其病革精爽不稍衰為遺令
戒子孫為善不得為不善且謝予相知誓死不能忘也予聞而悲之將往會翁
之葬乃先為文以據余哀吾嘗謂翁即死當相為傳即以是貽其子孫以償諾
責

祭外舅竹山府君文 庚子

維年月日總服甥馬其祖謹以清酌庶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外舅竹山
府君之靈嗚乎舒城之鄉靈淑蟠會仍世有聞惟姚氏最憲臣蹶起活我黎萌
援鴉惜抱羣流慕頤暨按察樹立崢嶸我始髫鬣議連高門安福之子按察
之孫先子命我是翁何人誰不宦富乃宦彌曾卜云不諧別締於張未偶而使
前要敢忘實命自天顛倒萬千或虧或成匪卜之愆就豎腕涸骨肉百年素我
富我納我以規愛分子半誼則視師廣生高譚默不一詞敝身退讓遇詩大恣

招挾肝腎人莫吾知窮老到官不名一有曠世之抱屈此奔走古上庸地孟達
悲吟堵水回險賊魄悽心冥冥高鴻浩然投劾壯子晨駕瘴毒宵迫抑豈其中
有不自得承凶萬里然疑難揣欲號仍猜有隙如淵計先子亡適時十載孤立
茫茫猶恃公在嗚乎已矣天宮地長曠懷思紀如何可忘尚饗